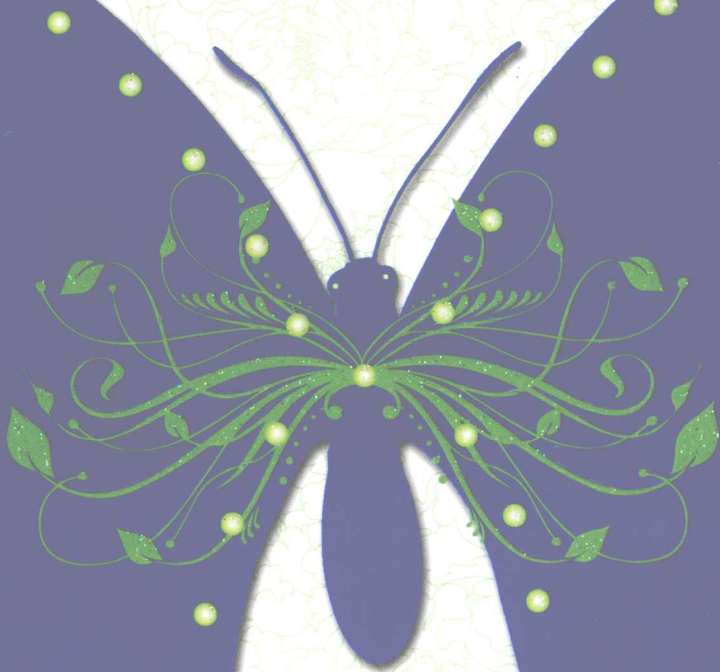


镜子
◎ 著

她与他，究竟是缘深缘浅？若说无奇缘，
为何穿越异域时空，穿越重重叠嶂终得相见？
若说有奇缘，又为何，聚少离多，波折难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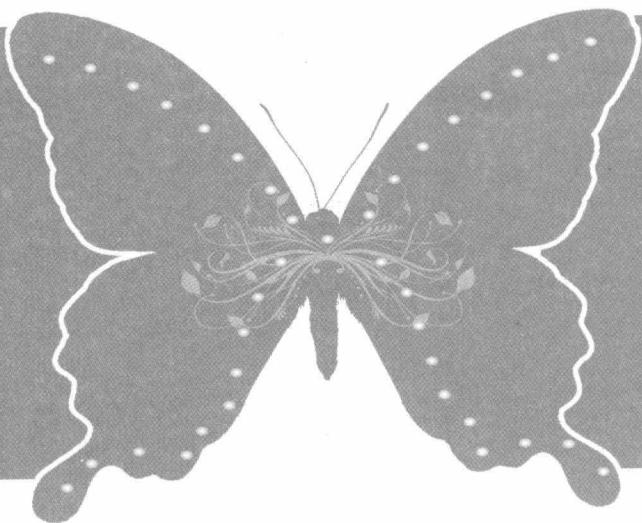
蝶 双 飞

III
DIE
SHUANGFEI

镜子◎著

蝶双飞

III
DIE
SHUANGFE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蝶双飞. 2/ 镜子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106 - 02964 - 7

I. 蝶… II. 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5657 号

责任编辑: 曹 茜

封面设计: 三合广告

责任校对: 张丹丹

责任印制: 卢晓波

蝶双飞②

镜子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60 × 640 毫米 1/16
印张/38 字数/580 千字

印 数 1 - 9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2964 - 7/I · 0672

定 价 46.00 元(全二册)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8
第六章	58
第七章	58
第八章	77
第九章	86
第十章	94
第十一章	103
第十二章	112
第十三章	121
第十四章	129
第十五章	139
第十六章	148
第十七章	157
第十八章	167
第十九章	175

第二十章	186
第二十一章	195
第二十二章	203
第二十三章	213
第二十四章	223
第二十五章	233
第二十六章	240
第二十七章	246
第二十八章	254
第二十九章	263
第三十章	274
第三十一章	283
第三十二章	296





第一章

煊国南疆。

一年一度龙诞日。

龙诞日，竞龙舟，是此地民俗，就如月诞日敬月神一般，与咎界的某些民俗不谋而合。

“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

蓝翮凭窗眺望着那长河龙舟相竞的豪华景象，应景地吟了那么几句，随即意兴阑珊。虽也让那热闹气氛不大不小地感染了一下，但仍不能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原因：她，失去自由了。

无力的是，这自由不是手脚遭缚，门户遭禁，而是，你可以任意外出，行动自如，但不管你走到哪里，总有那么两三个人的眼睛不离你的左右。像此时此际，距她坐的这张桌子的两米之外，时不时装腔作势、眼望他处的演技超烂的两个家伙，便属此中“好”手。

潜龙庄，由这潜龙镇上的民众口中得知，号称“南方第一庄”，贩粮起家，如今涉猎的行业五花八门，掌握着煊国三分之一的经济命脉，是名副其实的豪富巨贾。而她，“蓝宣”，名曰是潜龙庄少堡主的先生，实际到任二十余日，与那位十二岁的少堡主只见得两面，第一面是初来乍到时的“拜师”，第二面是三天前潜龙庄建堡五十年的庆典，其余时间，她基本上是在客串一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闲散人员……这才凸显问题的所在不是么？

若不是有问题，谁会好吃好喝地养着一个不沾亲不带故不明就里的闲人？甚至还要随时安排这么多第三只眼睛随时待命？

“这位公子，您若要观赏这赛龙舟，还是到近前看的好。此地虽然登高望远，但毕竟不如身临其境感受那轰轰烈烈的气氛来得痛快。”临桌一书生模样

的人搭话道。

蓝翮嘴里正嚼着干果，不便出声，颌首示谢。

“公子俊雅清秀，不似本地人士？”临桌人又道。

蓝翮饮一口茶送下口中食，再顺了半天气，才道：“在下游学至此。”言讫，目光又投向楼下那条长河里的鼎沸，明确地以肢体语言告诉对方：烦着呢，别理俺。

攀谈者却是意志坚定：“公子，在此隔山观虎，难以尽兴，不如你我结伴到江边凑一番热闹可好？”

不好！怎么最近流行装熟么？还是邀陌生人结伴同游者泛滥？不怕本姑娘是一个谈笑间杀人如麻的冷血杀手？……唉，她的确不是。

既然不想在此使耳朵遭受骚扰，闪人喽。起身径自下楼，后面自有人为她埋单，也会让那位不讨喜的攀交者乖乖止步。

小镇不小，尤其脚下的这条街，两侧商铺林立，商旗飘展，很有商业区的味道。而行走其间的人们，服饰各不相同，风情相差迥异，时不时，还能见蓝眸高鼻者。显然是因地在边陲，各国人杂处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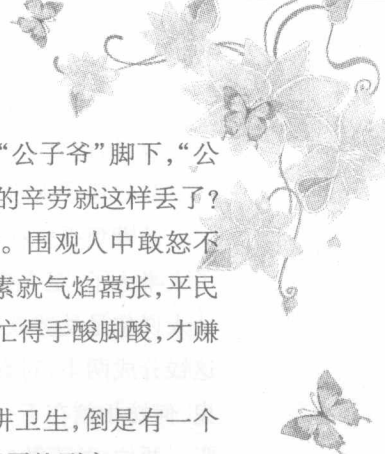
尤其今日，借江上赛龙舟的东风，有许多商贩兜售形状小巧的香囊、荷包，上绣龙船图样，缀“龙诞”字符，很得各处游客的欢喜。蓝翮看在眼里，不得不承认这寰界人的经商头脑实在是不错，早这么多年便想到了借重大活动制作纪念品来赚个盆满钵盈的市场策略。

徜徉中，前面似乎有人争执，一大群好事路人围堵观望，且有愈来愈多之势，以致交通阻塞。蓝翮绕了好几回欲从人丛中穿过，都未能如愿。想来不管哪个世界，人们的好事天性不改呐。

“公子爷，这串铜币确是我的，是我一上午的辛苦钱，您大人有大量，还了小人……”

“放屁！你当本公子我是三岁小孩呢，敢讹到本公子头上？再说你一个卖猪杂碎汤的，一个上午能挣这么多？乖乖地放手，公子爷不与你计较，放手啊，老不死的！”

充耳来的精彩对白，附之围观者不敢高声的七嘴八舌，将故事的大概脉络理了出来：卖杂碎汤的老商贩趁着午时过后难得的闲暇，埋头整理半日的



进项,整理中,一串才系好的铜钱失手滑落到行经此处的“公子爷”脚下,“公子爷”当仁不让,抄起铜钱便走。老商贩哪肯让自己半日的辛劳就这样丢了?抓住那“公子爷”的袍袖死不肯撒手,两人就此争执起来。围观人中敢怒不敢言:“公子爷”不是旁人,而是当今县台大人的侄子,平素就气焰嚣张,平民小卒哪敢得罪?可怜了那个老贩,卖了一上午的猪杂碎,忙得手酸脚酸,才赚了那么一串铜板……

猪杂碎?蓝翹心思一动:如果这位老人家不是那么讲卫生,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证明这串钱的真正主人……唉,只不过又是老掉牙的剽窃。

“在下可以断出这铜钱的归属,请让路!”她粗着嗓子大喊一声,围观得密不透风的人墙当下有了松动,人们莫不转头来看是哪位有心人强出头,顺便也为来者自发地让出一条路。

踏进“事故中心”的蓝翹微愣:这县台侄子有点像……张华强?活脱脱的古装版张华强呢,但愿心肠不要像张华强才好。“两位,在下有办法证明这串钱的真正所属,可容在下一试?”

兀自争执不休的两人目光转向他,同时难得地达成一致——眼中持疑。

“小哥公子,您有法子?”是疑问句,老商贩抖着满头斑驳乱发,颤声问。

“你这姑娘腔会有什么法子?要看热闹滚一边去,别碍着公子我教训这老不死!”古装版张华强出言与张华强本尊并无二致,臭不可闻。

蓝翹伸掌在鼻前挥了挥:“唔,好臭,县台大人的侄子,今早没漱口罢?”

“放屁!你——”

“唔,更臭了!”蓝翹蹙眉拧鼻,好似真是不堪其臭,人群发出三五声讪笑。

见“公子爷”就要恼羞成怒,蓝翹嫣然一笑,清丽潋潋的笑颜使得“公子爷”当下哑火噤声。“县台公子,在下的确有法子,可在最短的时间内断出这串铜钱到底所属何人,可否将它先交给在下?”

“断什么断?这钱是本公子的,这老不死的穷疯了,讹钱讹到本公子头上,啐,找死!”

“啊呀,小哥公子。”老贩涕泪交流道,“这钱的确是我老头子的呀,盼来盼去就盼着这龙诞日的五日龙舟会,我老头子趁这时候多赚几个钱活命。只因为一大早至今,手就没有停歇过,酸痛得紧,一串铜钱才刚穿好就给掉了下

去，正巧给这公子踩在脚下……”

县台侄子大吼：“你这个老不死的，活腻歪了不是？还敢……”

蓝翹负手立在两人对峙的中间：“县台公子，老人家，你们争来争去也争了大半天了，至今毫无结果。如果要报官，县台公子想必不愿，因为公子不想让人说您是仗势欺人，是不是？”也不等他有所表示，“那就要私了，但如果将这钱分成两半，对真正的所属者更不公平。这众目睽睽之下，两位若心中无鬼，何妨相信在下一回？在下虽只是一个路人，自忖有能力让每一位心服口服。两位，敢不敢？大家呢，又想知道在下会如何个断法？”

“想，太想了，公子有什么好法子？”

“这也争了有些时辰了，不妨就听听这位俊公子有什么妙计？”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而那老贩更想抓住蓝翹这根救命……稻草也好：“小哥公子，老头子相信你，愿意让公子你断个明白。”

县台侄子不怕他揽闲事：“好，你来断，本公子倒要看看你这小白脸有何本事。”扬手，那串生事的铜板“哗”地甩到她的掌心。

蓝翹接了，提它放到鼻下，心中兀地一动，举起老商贩的手多看了几眼，开口请围观人等端了三盆清水并置于阳光之下。


“二位，再请各交给在下一枚铜币。”

两人虽不解，却也都配合照行。

将两人的铜钱各捏在左右两手，先后凑到鼻下轻嗅，两声轻响，几圈小小的水纹，两枚铜钱同时掷入，左手掷南，右手掷北：“各位看仔细了，五分钟……半刻钟后，两盆水会有怎样的变化？”围观诸人拭目以待，未到半刻钟，那晒在阳光里的两盆水其一浮起了彩泽，另一方则澄然不动。有人啧啧称奇，有人摇头不解。

“这位老伯手上油泽甚浓，铜币经由他的手收起放下，必会沾上油渍，在清水中浸泡少许，油轻于水，浮上水面，在阳光下就能折射出彩色光纹。不多说，县台公子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更不会有半点油腥，所以另一盆水无所变化。”蓝翹摘下腕上那串惹事元凶，“据此，在下现将这一串铜板放进中间这盆不曾用过的清水中，若有油泽光纹，钱是老人家的；若无，则是县台公子的，各位以为如何？”

众人大点其头，大喊有理，县台公子亦无话说。老贩一怔，眼巴巴看那物



什要擦到水面,突然脚下一个趔趄,惊叫了一声,矮下身从足下浮土里捡起一物,竟也是一串铜板,恍然悟道:“这莫非才是我老头子的那串,而那一串的确是公子爷的?”

这这……算什么状况?围观人等愕然,随即又哗然,七嘴八舌,纷说不休。

蓝翹捞起另一枚铜板,连同尚未落水的“元凶”,一并交到县台侄子手中,笑道:“公子收好,可别再瓜田李下,授人以柄了。”

县台侄子将信将疑,皱起眉头,问:“莫非你从一开始便知这钱是我的?”

蓝翹摇头:“在下没那么好的本事,最初也跟大家一样,只看得到事情表面,以为是公子恃势凌人,出了面只为要还那位老人家一个公道的。”

“那为何……?”

莞尔道:“公子何必多问?既然物归原主,还请公子莫与人计较了。而且在下相信公子很多时候都是虚张声势,并没有真正欺负过谁。否则方才与老人家发生争执时,不会只有口舌之争。依公子的年轻力壮,要脱身很容易,不是吗?”

县台侄子一呆:世上何时有人真正看清过他?

不管事主怔在原地,蓝翹管完闲事后,颇有成就感地飘然而去,一时间心情大好。想来她还是工作时快乐些,游手好闲也是需要天分的,心情好,万事都好……

“兄台,兄台,兄台你好智慧,小弟佩服得紧呢。兄台,兄台,兄台慢走,兄台不想到江边赏龙舟么?这天将过未时,再不去便要散场了,错过了可是可惜得紧呢。”

谁这么讨人厌呀?!蓝翹咬着牙根,转向让自己得来不易的好心情迅速打折的罪魁祸首。跟那张脸打了照面后又叫苦不迭:怎么会是这位粘人的仁兄?潜龙庄的“保镖”怎没将他搞定?还是人家潜龙庄大爷们压根儿不是什么保镖,纯是防她逃遁的“监工”?纵算如此,也应保证被监者的安全……唉呀呀,想那么多做什么,打发掉眼前这位看不出别人眉眼高低的麦芽糖老兄才是要紧。

“这位兄台,在下无意到江边赏龙舟,所以请您另择良伴,告辞。”

那书生似听不出别人言下的排拒之意,照旧是亦步亦趋,寸步不离:“兄

台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嘛，小生是有意结交。兄台若无意观龙舟，那你我找一间清静雅致的茶寮，畅谈一番如何？”

如什么何？不喝茶，阁下大脑进的水也够多了！心忖再跟他啰嗦下去徒是浪费唇舌，闪人总可以了吧？我走，我走，我走走走走走……

“兄台……”

走走走走……

“兄台……”

走走走……

“兄……”

苍天呐！蓝翹现在唯一想做的是拿块豆腐撞死他，最好能撞他个舌头打结、下肢瘫痪、终生不能自理！“书生大哥，你没事吗？你很闲吗？还是午膳吃得太多撑得脑子不够用？你看不出你很不讨人喜欢么？书生大哥，呆、傻、笨不是你的错，可你又呆又傻又笨地骚扰到别人就是大错特错，直到罪无可赦！趁着阁下你还没有机会酿成弥天大祸、祸及满门前，赶紧找个地方避避风躲躲雨歇歇脚，哪边凉快哪边去！”

畅快淋漓地发泄完，那书生瞠目结舌的模样让她良心发现：他是讨人嫌了些没错，但若不是碰上她心情不够愉快，不至于享受到这一顿彩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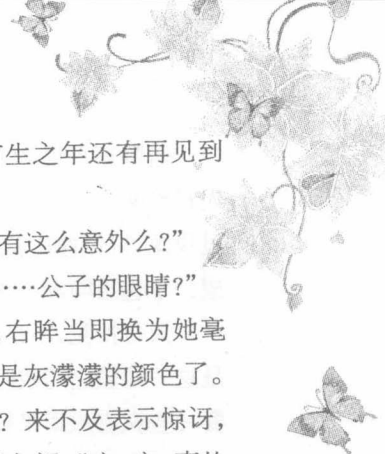
摇摇头，拔腿便走……

突然，一声长笑尾随而来：“哈哈……没想到你给朕的见面礼，竟是这般让人惊喜！”

霎时，她双足生根，化身石。这天地之间，如此唤她的，还能有谁？

疑忪，错愕，骇异，石破天惊，惊涛骇浪……搜尽大脑辞海里的字符来表述她此刻感受，都不足以形容万一。五秒钟前，她被一声不得不熟悉的肆意大笑拦住脚步；四秒钟前，她让人挟腰带进了这条僻静的窄巷；三秒钟前，缠她多时、挨了她骂又带她进巷的呆书生在他平凡无奇的脸上一气痛摸，随着一些泥沫状的东西纷纷落地，下面的那张脸——

“宣，看傻了么？”脸去了雕饰，声音也不再伪装，沉磁之音荡在耳旁，那张脸散发着致命的魔魅，细长的凤目贪婪地锁住眼前的清艳，麦色肌肤上泛出不言而喻的狂喜。



“王……王……王上!”五秒钟前,她绝对不会想到有生之年还有再见到这个人的可能,而且若有可能,她宁愿再也不要见到他。

方唇上扯出一抹着足以颠倒众生的笑:“宣,见到朕,有这么意外么?”

废话!咦……迎到他的眼眸,意外之下信口问:“王……公子的眼睛?”

右手修长的五指在右眼睑下摸索,摘出一亮薄晶片,右眸当即换为她毫不陌生的绿色。而后将晶片重新置入眼睑下,再抬眸,又是灰濛濛的颜色了。

易容术外加隐形眼镜?这世界的生产力如此进步么?来不及表示惊讶,他已再次欺近,铁箍般的双臂拥她入怀,头埋进她的肩颈之间:“宣,宣,真的是你么?”

这叫什么?避开狮又逢虎?她蓝翮的运气何时差成这样?“公子,现在是在大街之上,这煊国民风保守,您先放开……隐澜……”从此刻,她又要是宣隐澜?

“你以为朕会放开你?”

不然怎样?蓝翮手抵着他热气磅礴的胸膛:“您看看四遭情形,是在街上呢……”话戛然而止,难道不在街上就可任他为所欲为了?当然不是!“……您还没有告诉隐澜,您是如何到了这里的?”

勒瑀将她的头按进肩窝,汲取着盈鼻而来的淡香,满足地叹息:“宣,朕找了你够久。接到耿家兄弟的传书,朕既欣喜,又担心到了这边才发现找到的人如之前的十余次一般不是你。尽管在确定了是你,朕又知道久别不见的宣在私下里是怎样的性情,所以扮成了一个又呆又傻又笨的书生给你骂,结果证明朕的宣相从不会让人失望,除却慧黠精明,还有那样的鲜活灵动呢。”

怎么办才好?他爱情文艺片式的煽情的确令人感动,但是……到底要怎么办才好?之前是因反正无处可去,于是抱着一丝好奇,明知山有虎才向虎山行。却万没想到,身为煊人的耿家兄弟,竟是替淦王寻找淦国丞相的人手,若是能提前预知,纵是想尽法子,也不会自入圈套。天,那个“不男不女”的宣隐澜何德何能,会让如斯的一个男人如此费尽心肠?

“公子,此地不是一个很好的说话之处。”头让人硬按住,因为鼻子不透气,声音闷嗡嗡的,多了几分愠气。“您不考虑换个地方么?”

这又是自己所未见过的少相面貌,使勒瑀肆意大笑:“方才就要说找一间清静茶寮的,是你不给面子喔,少相大人,哈哈……”

蓝翹还真怕他如此张狂的笑引来人头熙攘的正街上路人的注目,届时让人看到两个大男人在这块僻静处拉拉扯扯,说不定会给他们浸了猪笼扔到江里喂龙,拼命挣出脑袋:“好了好了,现在给面子,而且给的是天大的面子,还望公子也给隐澜一个面子,省得再呆下不止会丢了面子,还会没了里子!”

天可怜见,不是她有意打破以往在他面前一贯维持的谨言慎行姿态,而是这一回较之与戎晖良城的重逢更令她猝不及防,犹在错乱中的心绪实在需要一些疯言疯语来掩饰。

如此牺牲形象的演出,自然是又博来某人的大噱。好在,巷算深,处尚密,没人将两个纠缠的男人送去喂龙沉江……

重逢了他的少相,使近期填塞于胸的郁气一扫而光,勒瑀凝望这张娇靥,虽然依是男装,但总似从她清丽的眉目中捕获到了些许从前所不曾发掘过的娇媚,似在提醒着他,在近一载的分别中,他的少相发生了一些他永远无法参与的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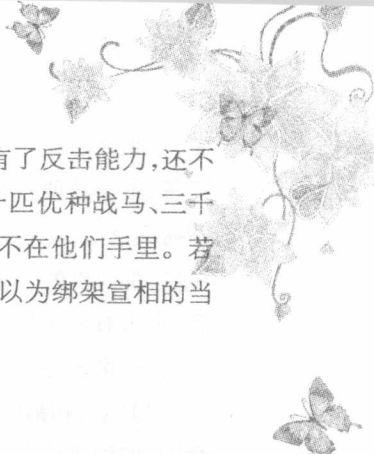
常公公,不,目前,只能暂称其为“常管家”,竟也随着来了。好歹大家也是共过患难的,接下来的三天,成了她与常管家的“叙旧”时间。

而一旦要“叙”,不止会听到一些她想要知道的,还有一些她刻意回避不愿入耳却不得不了解的“点点滴滴”:如淦畚两国的战争。

作为宣隐澜,一国宰相,“他”曾是如此厌恶战争,竭尽所力使淦国远离兵燹战火;而作为蓝翹,一个平凡自私的女人,为了使爱人的国家结束战争,为了给在阙都的好友苗苗留一条后路,间接却是有意地挑起了淦畚之战。过去近十个月的光阴,她身在深宫,可以理直气壮地不闻不问,闭目塞听,但如今……

“在老奴没有拿着宣相的手书回去之前,王上自被人留了活口的侍卫口内,得知是煊国掳了宣相,不过亦断定那畚国必然脱不了干系,因宣相沿路所留的标记确是宣相的手迹没错。王上本欲先制煊,再伐畚,老奴那一日幸好是碰巧搭了商旅的便车,回去得快了些,王上看过相爷手书,当即致函畚王,限其三日内送回宣相,并许以黄金财帛,否则大兵压境。哪知畚王硬是不承认掳劫了宣相,王上龙颜大怒,蓄势待发的精锐之师当即挥师南进……

咱们淦国的人马打得畚国节节败退,且王上亲上前阵,攻了畚方六座城



池。可是教人好生不解的是，那愚蠢的畚国人，明明已没有了反击能力，还不肯乖乖送你回来。甚至王上已诺愿拿二十万两黄金、五十匹优种战马、三千石粮草换回宣相，且任其随意加码，畚人仍一口咬定宣相不在他们手里。若不是咱淦国派去暗中探察的人发现了宣相府的马，还真会以为绑架宣相的当真并非畚人哩……”

马？

“半年之后，畚王之弟昌王苛劬出使我国……”

……

“稟淦王，畚国当初确有请宣相到畚做客之意，但半途中，被焯国兵马劫走却是事实。若淦王陛下是真心挂念宣相生死，应向焯国索人才对，而不应中了焯国的挑拨之计。”

“原本想施挑拨之计的，是贵国没错罢？不管如今朕的丞相身在何处，当初想要掳她的人是尔等，朕罚错贵国了么？”

“宣相下落不明，作为始作俑者，吾畚已付了代价，且为弥补大错，早已广布人手寻找宣相行踪，请淦王给畚国一年时间，一年之内若不能将宣相毫发无损送回，再请淦王罚我畚国。”

……

苛劬？

“王上道：‘一年时间够么？你认为一年的时间就够畚国休养生息伺机反扑了么？’那苛劬倒不是个孬种，直道：‘淦王不敢么？是怕我畚国有朝一日会报了夺城践土之仇？’”

这位姓苛名劬者够胆识，敢去捋据说是四国中最残忍最狠戾王者的虎须？勇气可嘉，恭喜。

“……王上大笑道：‘聪明，激将法向来对联很有效。想让我淦国暂时休兵亦不是不可以，反正朕的宣相不喜欢流血杀戮，而朕也过完了一回瘾……’”

什么瘾？杀人的瘾？猎人炼了铁弓，猛虎磨了利爪？这王上，难以抵制血液里的杀人残因直说无妨，何必拿她说事？唉，到底，成了“男颜祸水”一枚……

“‘朕的宣相下落不明，不要以为失了几座城池即能抵罪。你带话给畚

王，要想朕撤兵，把他的太子送过来作人质，记住，朕说得是太子，他最宠爱的三子，不要随便找个旁枝末节的小子搪塞朕。那娃娃抵达阙都之日，便是淦国撤兵之时。而宣相平安回归之日，即是你们的王子回家之时。’王上这话一说完，那苛劬的一张脸当场阴沉得可以下场大雨。他离开咱们淦国的三十日后，畚国有使送信来，愿意答应和谈条件……”

淦、畚梁子结大了！蓝翮暗里呻吟。

“其实，和畚国开战之初，王上早已派出几路人手，暗里察访宣相的下落。畚国、郴国、煊国，淦国本境内，动用了各方力量。所以，才会在畚境内发现了宣相的马……”

马，又是马？到底是什么？她疑惑，常管家倒也适时解了惑——

“宣相府上的马匹，哪怕是驾辕行车的，都是王上亲赐，毛色纯白，头高腿长，每匹马臀均烙有小小的‘宣’字，用得是宣相的亲笔字体。派往畚国民间察访的人到牲畜市场买马时，恰见到了这四匹马，是一个在畚王之弟义王苛劬府中当差的仆役偷偷牵出来卖的……”

苛劬、苛劬她是不熟，但总算有几分明白，那匹吊人胃口的“马”乃何方神圣——当日遭掳时她那辆马车的辔鞍者，中途遇煊军被畚人夺为逃离坐骑。是以，那位“马”兄，与她一起，同属了畚国遇此大难的推波助澜者。那么，那天掳她的人，便有可能是那对苛氏兄弟？真是周到呢，掳人这等绑匪样的不入流动作劳动两位亲王出马……

“相位空悬，言尚书暂任辅相，可找了大半年，宣相您音讯全无，王上为此斩杀了几个办事不力者，开始动用江湖力量……”

听啊听，又是为她斩杀，问老天，这杀孽该算谁头上？

“……这江湖虽也分门分派，但各国之间，江湖人士多有来往，彼此之间的消息流通，亦较官府来得畅通。耿堡主的商队便是王上在煊境内寻您下落的人马之一。接到有您消息的飞鸽传书，且信上对您的描述有九分相符，王上星夜启程，赶了过来……”

余下的情形，自不用再多赘述。

“潜龙庄是淦国设在煊境的内应据点么？”

“这老奴不是很清楚，不过这耿家兄弟是地地道道的煊国人没错，和王上能认识，也是当年他们到咱淦国做生意时巧遇上了王上微服出巡，不知怎么

地就交好了。”

但愿他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仅是男人的友谊。

和那个男人，断是断，却也希望这片疆土稳固罢。

“这位，可是宣相么？”

这样一声疑问式的寒暄，若发生在一年以前，“他”会用二秒钟搬出宣隐澜式的浅笑，一秒钟后回眸：“哦，是阁下……”

但此刻，“他”是蓝宣，除了勒瑀、常公公，顶多耿家兄弟还知“他”是淦王要找之人，此外，诸人也只识“他”乃潜龙庄的教书先生而已。可是，她立在这南疆小镇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信手在古玩摊前拿一块古玉把玩时，身后出声知会的，的确是那样的一声。

不是勒瑀的沉低嗓音，更非常公公的特色音质，会是哪位？她在听到那声问候后，仅仅一个电光石火的刹那，头未回，足未动，貌似毫无反应，大脑却已兜转了几百个来回……

“哟，你在和谁说话？”

这一块成色太差……

“哟……？”

那一块式样太土……

“哟，你做什么？”

另一块做工太糙……

危险的气息由远而近，近在咫尺……已是盈寸，撑不下去了，撒脚，扯乎！

听到身后跄音疾起时，她已知对方来意不善，遂效仿起了动作片里沿街追打镜头，抓起古玉摊上一大堆假冒伪劣向后一抛，“老板，这些货是他要的，钱管他讨！”掉头狂奔，目标：潜龙庄“监工”！

潜龙庄那两个高头大马的汉子有几分惑然地望着向来斯文有礼的“先生”迎面“飞”来，听到她从两人中间穿过去时抛来一句“有人追我”一迳“飞”去……而后，两个健长的身影从纠缠成一团的古玩摊前挣出，眼神犀利，神情不善，纵身追袭，目标是——“先生”？！

当下，自然是不敢迟疑，念方起，手脚已和对方招呼上来，一人出掌，一个飞腿，阻住了来人追势。

蓝翮百忙中没忘回头一望，“监工”终于进化为保镖，正和来人打在一

起,但凭她三脚猫的功夫知识看,来人武功匪弱,“监工”们怕是撑不了多久。110 定然是百分百指望不上,可别忘了这是潜龙庄的地盘,我跑、跑、跑去叫人……啊呀!

鼻子撞到花岗岩上,谁家的石头跑出来了?

“宣,发生了何事?”“石头”嗡嗡声响,还是磁性十足的低沉音质。

蓝翮揉揉受挫不小的鼻子,挑指指向后方道:“有人要捉我,那两位监……兄弟不是对手。”

“嗯?”娇饰后的淡灰瞳眸里,浮现一脉杀机,右掌轻挥,两条人影飞出。

方才还热闹喧嚣、未因龙诞日结束而萧条下来的小镇大街,商摊货贩动作迅速手脚麻利,收货撤摊损失降到最小,而后,各自找个不被涉及的安全地段欣赏免费打戏——潜龙镇的人,可都是见过世面的呢。

“没有受伤罢?”勒瑀眼睛只停留在怀中人身上,拇指摩挲着她细润的柔颊,问。

“在对方出手前,我逃得还算快。”

“想来我的宣虽然在民间游荡了一段时日,仍然是机警十足嘛。”他调侃,黝黑的大掌握住了凝雪柔荑,蓝翮试着抽离未果,索性放弃。好在长袖宽袍,外人很难窥见袖下明细,要不然“两个”男人拉拉扯扯,想不引人侧目都难。

“是他?!”勒瑀漫不经心向战圈扫过一眼后,眸内杀机更浓。

战斗激烈,本身海拔又不够,蓝翮瞧不仔细,只得问:“公子识得来人?”

“苛劬、苛劬。”苛劬,畚王三弟;苛劬,畚王五弟。前者曾出使淦国,后者曾阵前交手。

又是他们?蓝翮无语问苍天:她到底欠了那二位什么?

潜龙庄遥遥在望,它遗世独立,不像庄,更似一座城堡。三面辽阔的绿色原野,无边的丰茂田地,彰显着它的富足。一面年日持久才养得成的参天密林,则彰述着它拥有的历史。

“潜龙庄……是公子安插在焯国的据点么?”她终于忍不住,问。

“自然不是。”勒瑀笑道,“这话若让耿家兄弟听到了,可是不高兴了。”

“试想,任是谁在初始知道你们的关系,都会如隐澜一般的想法。”